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ASIA RISING

[美] 吉姆·罗沃 著
张绍宗 译

亚洲 的 崛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40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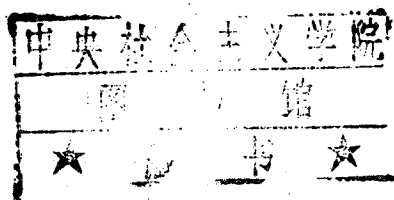
东方编译所译丛

亚洲的崛起

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

〔美〕吉姆·罗沃 著

张绍宗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傅惟本

东方编译所译丛

亚洲的崛起

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

〔美〕吉姆·罗沃 著

张绍宗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ISBN 7-208-02596-7/F·537

定价 18.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 56628900×13

献给我的母亲
纪念我的父亲

作者简介

吉姆·罗沃(Jim Rohwer, 中文名:陆浩怀) 美国人。最近5年住在亚洲,现任美国CS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香港办事处负责亚洲事务的主任和首席经济学家(Chief Economist)。1991年至1993年,任《经济学家》杂志的亚洲记者;1993年至1994年,任该杂志的执行编辑。现在,他与他的妻子住在香港。

出版说明

本书是吉姆·罗沃先生的一部力作。作者从世界经济战略的角度来审视亚洲半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状况、资源分布及人文、政治、社会、经济等条件作了详尽的分析。作者认为,亚洲的崛起是“本世纪后半叶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事件”,预期在下一个世纪亚洲将继续蓬勃发展,并强调亚洲的崛起并不是对西方的威胁,而是有益于整个世界的进步的。

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已引起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学术界和广大人士的普遍关注。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翻译和出版本书。

作者在论述亚洲的发展时,热情地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但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对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尤其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同我们是有差异的。我们出版本书,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其所有论断。这谅必是为读者们所理解的。

DT58/19

目 录

序 言：香港，1995 年	1
---------------------	---

第一篇 世界的一半变了

第 一 章 奇迹	19
第 二 章 东亚如何创造奇迹：基础训练	43
第 三 章 东亚如何创造奇迹：高级课程	58
第 四 章 奇迹能持续多久？	78
第 五 章 一个亚洲，不要分得太小	95

第二篇 两个巨人的命运

第 六 章 中国的凯旋	117
第 七 章 中国的难题	143
第 八 章 印度：缩头乌龟	170
第 九 章 印度：出头乌龟	185

第三篇 亚洲的主街和华尔街

第 十 章 商业花名册：西方、日本和韩国	213
第十一章 商业花名册：华人	236
第十二章 10 亿消费者	252
第十三章 基础设施	274
第十四章 金融机器	293

第四篇 政治与地缘政治

第十五章 战争与和平·····	323
第十六章 政治与社会:亚洲的新黄金时代 ·····	341
结束语: 边缘上的亚洲 ·····	364
致 谢 ·····	375
已出版的资料 ·····	380

序言：香港，1995 年

此刻，我可以吸一支雪茄，比我过去长时间在香港时更有余暇地从我的阳台上观察这个富裕的港口。我只是 4 年前才来到香港的，不过，现在我对它的看法已大为改变。三四十层楼高的大厦沿我下面那条一英里长的大道展开，一座大吊桥向西将把香港新机场与这个城市和中国内地相连。入夜，船只云集，灯光闪烁，就像各色昆虫飞快地掠过或庄严地涌过黑沉沉的海水。然而，我甚至看到这些昆虫也已没有什么水可养活了；陆地的拓展已大大减少了水面的宽度，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水面会变得更窄，直至消失。亚洲的变化何等之快，即使现在也令我震惊和激动。这个变化将改变世界。

以后——比如说，2020 年（在我来之后 30 年）——要到亚洲神经中枢去的人，也许不会去香港，而去上海。到那时，上海将是一个拥有 2700 万人口的城市，比欧洲的一半城市、美国的许多城市都要富。它将是华人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文化和工业中心，也将是东亚的金融首府。在 21 世纪头 10 年的某个时候，它将取代香港成为中国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此后不久，它又将超过东京成为东亚地区最高级、最开放的金融市场，进而与伦敦、纽约这两个老资格的市场鼎足而立，成为世界三大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之一。

当然，由于亚洲地大人多，加之将富起来，这块大陆不会只有一个“中心”：亚洲 2020 年的经济景观将为十几个具有巨

大纵深的，起文化、金融、工业核心作用的大城市所主宰。中国声称将有 10 个这样的城市，包括台北和香港；香港仍将担当南部中国的银行家和东南亚华商与中国大陆之间最大的、独一无二的中间人的角色。

东南亚也声称将有几个非华人的大城市。汉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将会在开发西伯利亚巨大的天然资源中，在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地区中的工业化中，以及在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早期猛烈的“加利福尼亚化”中，发生竞争，有时也会合作。汉城是很久以前一个统一朝鲜的首都；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首府。

日本仍将有它的集合城市——东京和大阪；虽然到那时它们的角色将不再是制造中心，而是连接并管理日本一个制造业网络的服务中心；这个网络遍布东亚、东南亚，直至印度次大陆，并将通过东南亚大约 8 个大城市（马尼拉、雅加达、苏腊巴亚、西贡、曼谷、吉隆坡、新加坡和仰光）进入印度。在印度，孟买这个整个南亚和中亚的金融中心，将在几个主宰这块快速发展的次大陆的大城市中第一个入网。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亚洲的城市。事实上，在 1980 年至 2020 年间将有 20 亿乡村亚洲人逐渐地、无情地脱贫；这将有可能使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消费和城市化更形高涨。这个过程在亚洲将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在乡村产生一种高效的、资本密集的农业经济。亚洲的乡村仍将以其能为富人提供消遣而受到褒扬——欧洲的乡村以同样方式现在仍受到重视；亚洲更会如此，只是因为它更拥挤。

最好的例子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这个神秘小岛的丰富火山景观和混为一体的古老文化和宗教，很久以前已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它的简单民间耕作正变成旅游业招揽游

客的素材。那里的宗教和文化将保存下来，但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它的人民到 2020 年将不再当佣人，而将享有 1995 年在美国那样高的收入。这个地方本身也将比某些不合时宜的陆地更像美国的纽波特比奇；它的房主，各国人都有，像以色列卡尔梅勒或法国普罗旺斯的那些房主一样运气好和形形色色。

我要趁机利用所有这一切。到 2020 年，预期我在上海旧时代叫做“法租界”的一个区拥有一座房子（以 1997 年市场最低价购买）。我还希望在巴厘有一个度周末的地方。

到那时，我已年过 70，因此，你们也许认为这类事对于我只有学术意义。我认为并非如此：我曾被缅甸一个会算命的（palm）读者告之，我会活得长得多。像许多在亚洲还很穷时来的西方人一样，我在这里比我回到家中更加注意这类事。不过，我也比来亚洲前更注意各种事。亚洲会使你们贪婪起来。

一、投资者须知

你们大多数人或许会怀疑本书对亚洲未来的乐观主义推论是否具有合理性。我马上将解释我的推理的依据。不过现在先假定我是正确的，来看一下未来 25 年中亚洲不断成功的金融后果。金融是正确的推理起点，因为大资产市场——货币、商品、股票、债券和不动产——中的运动，可给予我们所推论的历史最强趋势以最好的反映。

首先，我的推论是，许多亚洲货币相对于富裕世界的那些货币来说将会升值。今天若认为中国的人民币或印度的卢比将相对于美元和德国马克升值，这似乎是发疯，更不用说相对于日元了（对此，我敢打更大的赌）。不过，反观 25 年前，1970 年。那时，一般认为日本相对于美国还是一个有点儿落后的、高

通货膨胀的、不起眼的工业竞争者：360 日元兑换 1 美元。而在日元高攀的 1995 年年中，变成了 80 日元兑换 1 美元。

短期通货运动是难以揣摩的，但从长期来看，一种货币的相对价值是该国经济、社会、政治力量的一种综合量度。两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率、生产增长率和吸纳足够储蓄满足投资需求这 3 个方面存在并保持大差距时，可以确信，位于这些关系偏高一侧国家的货币将相对于偏低一侧国家的货币升值。亚洲通货的趋势已经显现：1970 年至 1995 年，新加坡元相对于美元陡升；1990 年至 1995 年，除日元外，它相对于所有富裕世界的货币也都升值。其他亚洲货币将跟进。

第二，我的推论是，石油、棉花、小麦、金属之类商品的价格在实际价值上将上涨。考虑到亚洲的持续增长率和它的巨大人口，这是不难理解的。这种上涨将扭转一个 80 年代初已开始的、持续了 15 年的衰退趋势，将大大影响世界的收入分配：对于石油生产者，对于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乌克兰和巴黎周围地区的高效率的粮食种植者，以及对于老商品的物美价廉的替代品的开发者和供应者来说，他们的商品将大大提价。例如，液化天然气，作为石油的代用品，将有大发展；仅仅日本在 90 年代早期就购买了一个显著的份额。

商品价格将部分上涨，这仅仅是亚洲市场大发展将使全球供需平衡发生倾斜的结果。国家一旦变富，对商品的需求就开始缓慢增长，而对于某些商品，其需求最终也会走向绝对衰落（这就是为什么环境主义者应当发起运动反对可能出现的最快的经济增长的原因，虽然还没有一个人去这样做）。然而，处于上升道路上的国家是最贪婪的商品消费者。亚洲各地激增的汽车拥有者将提高对石油产品的世界性需求。亚洲人的食物结构也在改变，特别是消费更多的、需要大量粮食生产的肉，

这意味着世界粮食需求的极大增加。

加上日益收缩的亚洲供应，这些将给予商品价格以更大的压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纯石油进口国，并将一直继续下去。在 90 年代头 5 年，中国为它崛起的工业经济盖房建厂已失去了其耕地的 1%。1994 年初，稻米的价格首次在中国超过美国。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物价上涨的早期信号，它们是伴随着历史上最大量人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而出现的。

不过，商品价格也会因金融原因而上涨。物价上涨预示了通货膨胀加剧。亚洲的快速经济增长及其对资本的无厌需求，将给世界金融体系以强大的价格压力。

因此，我的推论的第三点依据是，世界将与高利率一起度过另一个世代。不管价格压力——今天，通货紧缩的压力比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大，富裕世界正在忍受 20 世纪头 10 年以来的最高的实际利率。亚洲的长期发展将继续和深化这种趋势。

今天，关于世界的慢性“资本短缺”有许多议论；总之，从全球几个大地区的投资要求来看，中国、印度、前苏联和复活的拉丁美洲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投资短缺之后，正在突然进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然而，高利率的真正起点是在世界资本供应变小的那一刻，亦即储蓄率下降的那一刻。

在 1965 年后的 30 年中，欧洲和北美富裕国家的储蓄率几乎降低了一半。因为投资和消费并没有减少（的确，消费率还上升了），这些富国创设了借债手段，既有政府的，又有私人的，于是债台高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全球政府债务每个百分点的上升都会把一个百分点中的 14/100 加到长期利率上。较高的政府借债可以说明为什么 1960 年到 1995 年世界实际利率的增加多达 4/15。

一张新亚洲牌将开始起作用。当储蓄率 1970 年到 1995 年

在西方降低时，在东亚和东南亚则急剧上升。这使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亚洲经济（对于穷国来说）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地位；它不仅可以支付它自己的巨额投资，而且可以出口资本到西方，以弥补富裕世界的赤字。

亚洲的地位不久将会改变。在亚洲的收入升高通过某一点时，储蓄——既有政府的，又有家庭的——将开始降低。在这方面，中国的台湾提供了一个早期例子。70年代，台湾的总储蓄率大约是其生产总值的35%；90年代，是25%；1990年，台湾当局总债务等于生产总值的4%，占台湾当局开支的14%；到1994年，台湾当局债务已增加到生产总值的13%，占台湾当局开支的43%。同时，亚洲各地的储蓄也开始缓慢下降；这块大陆对政府用于公路、港口、铁路、桥梁、下水道和机场方面的、长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已不再能控制了。

亚洲由于其所持的反福利思想，将不会深陷于今天西方国家那样的困境。开始时，在相对意义上，亚洲储蓄与投资之间缓慢加大的差距，将不会达到西方特别是美国那种巨额政府赤字的规模。即使如此，1995年后亚洲缓慢减少的储蓄，基本建设开支的迅速增加，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的日益升高，这三者都将给资本资源的业已极其巨大的压力火上加油。因而，亚洲将在未来的一个长时期内，帮助世界范围的实际利率保持高水平。

这种发展将交上另一次世界性转机，亚洲在其中应起一种特殊作用。这涉及到我的推论的第四点依据，它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95年到2020年间债券的回报将比股票的回报升高。乍一看，这似乎是令人迷惑的：对于几乎整个20世纪来说（记住，因历史原因，一般维持较低的实际利率），股票都轻易地胜过债券。不过，对于19世纪晚期的金融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熟悉

的事态。那是指以前的一次大机会，其时，世界经济的大片新区（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开发和建设，资本需求异常高。

亚洲对债券在世界重新景气的特殊贡献将在 1995 年后的 10 年中显现；那时，这块大陆基本建设开支的激增，在以前筹资依靠股票和银行贷款的地区，最终会导致债券的盛行。对于那些善于选择时机的人，亚洲进入债券时代（bondage）将是投资的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些看错机会，即过早进入的人，将遭受如 19 世纪美国和阿根廷铁路的那些不成熟的投资者同样的命运：不是变富，而是负债。

根据所有这一切，世界范围内的不动产价格在实际价值上也将不可避免地上涨；这涉及到我的推论依据的第五点。这种上涨主要发生在亚洲，因为亚洲毕竟人口众多，财产供应长期受到政府的人为限制，而且对有形资产的文化偏爱已在 1985 年至 1995 年间与大量积累的储蓄相结合，把亚洲许多城市的地产价格抬高到了超过西方的任何地方。我计划 1997 年在上海买房，其原因就在于此。

二、经济革命及其后果

如果金融市场是这样表现，那么关于这些市场相对于亚洲在世界地位的运动要报道些什么呢？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这块大陆令人茫然的经济成果及其日益增长的经济份量。

在本书的三分之一篇幅中（第一至第五章），你将不仅读到足够多的量度这种变化规模的数字，而且将读到关于一般经济为什么成长的解释，特别是读到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为什么在 1950 年后的两个世代比以前任何较大经济体有意想不到的快速成长的大量解释。这里要注意的是，倘若亚洲在未来的四

分之一世纪继续增长，甚至以稍许节制的步伐增长，那么到2020年，亚洲的经济（包括日本和印度）将比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的经济都要大。

对为什么可能发生这种情形的（相对）简单解释是，亚洲特别善于全面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4个要素。这首先在50年代从日本开始，接着从60年代起逐渐扩展到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80年代起扩展到中国，最后印度于90年代起步。在这4个要素中，有3个是直接的。其一，亚洲的劳动力成长快，干的时间长；其二，东亚大多数国家特别乐于通过教育和训练提高其劳动者的素质；其三，亚洲国家在早期阶段特别舍得把大量机器和设备方面的资本注入它们的经济，它们异常高的储蓄率也允许它们筹资这样做。

第四个要素是生产率，或者说是与其他3个要素相结合所体现的效率；这总是很难理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要素综合了对经济和社会活动方式有最深刻影响的许多因素：技术的传播和利用，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对现代经济生活需求的适应，国家对新思想和外来影响的接受能力。亚洲的生产率在1950年至1990年间有显著的提高，而根据本书将说明的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对各种新思想的影响极其开放，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国外的新思想极其开放——不管是通过外贸带来的，还是通过外资带来的，抑或是通过外国技术带来的。

许多人在直觉上会不同意我关于亚洲的成功主要是它的自由贸易精神（最缺乏这种精神的地方，干得最差）的看法。然而，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大多数西方人多半会同意亚洲存在两个大问题：亚洲还会像其1970年至1995年间那样快地发展吗？亚洲的崛起对西方是福还是祸？

三、增长减慢

我推测，在 2000 年前后，亚洲的经济增长将会突然慢下来。

不过，部分地说，任何这样的减慢都仅仅是视觉上的错觉。所有国家，随着它们的不断发展，都将逐步步入慢速增长的道路。例如，随着日本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走向成熟，其平均年增长率也从 8—9% 降至约 6—7%，再降至 3—4% 左右。东亚和东南亚的奇迹般的经济已开始走上了这条不可避免的增长减慢的轨道。不过，这些经济的起步都较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成群起步的；所以当它们减速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成群慢下来。看来“亚洲”本身将发生摇摆。事实上，我们熟悉的“奇迹”已开始失色，一些新奇迹将取而代之，例如，印度尼西亚或许会创造更大的奇迹。

然而在减速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现代亚洲包括日本，其成功史中最大的缺憾是，它们都未能建立必要的透明而客观的公共机构，以驱动其惊人经济增长正在产生的那些较高级的社会和经济（见本序言的最后一节）。这个失误的一个方面是，大多数亚洲国家在环境迫使它们建设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之前，普遍对其采取了偷懒态度。亚洲大部分地区到本世纪结束时将不得不注入这种公共投资；开始时，这种投资将比同样数量的私人投资带来较慢的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影响有中国这样大；中国经历了这块大陆上一个持续了 21 个世纪的社会之有形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的最令人悲哀的消亡。在为建设这些东西而奋斗时，中国在 2000 年至 2020 年这 20 年中的增长率，将比它在 1980 年至 2000 年间的增长率低大约 50%。

但所有这一切的影响都不应夸大。90 年代初，在亚洲国家